

天津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國朝

重修天津衛學碑記

高爾儼

修學以重名何哉謂此僅完其舊也誌其善也津故襟海而治距漕河不數百武而城而隍郭以內去東門數衣袂以吾孔子廟居焉廟建於正統間橫亘古道盤旋蜿蜒水沿青海陸走黃塵而吳楚艤舫巨艦颯風四轟每疾風怒雨欲野歎雲呼許呼耶震撼颯盪致使殿廡日頽明季重修迄今凡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一

二十餘禩要亦遽修遽弛如塞漏卮而沃焦釜則何裨焉嗣是流寇背叛蔓延茲土所在田廬悉爲皞皞彼中人士咸困於寇聖宮廟貌俄就偃仆而又大禮大禋交加商羊肥蠶洊至遊夫子之門者卽欲殫力以聿新之其道何由間有謂姑稍理以俟後之君子尋復旋蠕不果迨至順治癸巳春適齟柱史張公中元巡歷至是謁吾夫子廟對越之頃不勝歛歔旣而嘆曰此吾儕根本重地亦若傾圮耶顧相謂寮屬曰凡饗食者不肥體惜費者無遠計遂捐俸一百金並前柱史楊公義二百金爲

重修津學宮費時總戎管公效忠甘公應祥計使君蘇公霖陳公襄鹽憲使徐公來麟兵憲李公呈祥鹽使者牛君藩劉君進禮各捐俸數百什金又有顯人大賈暨本庠諸博士弟子員輩俱各仰承上之德意亦皆欣然輸助又有學博呂子應兆齊子國璧率庠弟子數人會計貲值校核功績躬劬厥成不置餘力而兵憲公獨以身總其凡於是鳩工庀材百堵皆作聖殿煥然廊廡儼若不日而成金墉砥柱之固也間常考按今昔此一舉也役不逾時民不徒使財不侈費一往集事輒著爲券藉

令議論齟齬動淹時日又何異於假越人以拯溺哉噫是役也其多注意膠庠矣聞古人有善則各誌不忘昔唐叔得禾而名之書漢武得鼎而名之年魯獲僑如而名之子蓋善之大小不齊其誌不忘一也維時予方入直

綸扉未遑親睹鄉人士往來京師者未嘗不沾沾道柱史之善於創始而鹽憲公兵憲公之善於成終也雖然向使有善始者導之前苟無善成者繼之後而二三子雖欲優遊講習於宮墻泮水之旁其可得乎茲也旣善其始又善其終俾二三子得相

與優遊講習於其間者抑誰之力歟此莫非柱史諸公之賜也其又可忘之乎宜彼都庶士樂斯成而僕僕焉以求余記也厥工始於癸巳之春二月告竣於季夏之六日而後先董斯役與夫諸執事爵里名姓具載碑左是爲記

重修天津衛儒學碑記

李 棠

大哉文乎日星以之麗天山河以之奠地上塲下黷高卑錯陳經緯互交而陰陽咸理其在於人崇四術而敷五教非是罔攸敘也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京師首善之區也近畿響風之首也

國家定鼎燕山南面而聽天下天津一衛城耳然直輦轂之東南地鄰風雨之交扼川途之衝要漳衛衆流所滙滙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於其境海濱鹵斥鹽利走於燕晉趙魏三河齊魯之郡履絲曳縞之商群萃而托處自故明以來蕃衍甲於滄瀛之間衛之有學也以爲庶富之後不可以無教且五方所輻輳望天京者觀光於是始焉文治無容以或闕也間者屬開創之始撥亂世而反之正民瘡痍者漸以起而生

聚猶未興故闐闐蕭條蓋藏寡乏詩書絃誦之文
輟而不聞學宮鞠爲茂草過者咨嗟嘆之余以康
熙七年戊申偕孟公巡鹺長蘆爰蒞茲土往昔鹽
使者留居邸舍間巡行之役一再至津門而余軫
商竈之艱難念吏弊之叢蠹大欲整施釐剔之始
請駐節於斯以朝夕經紀其政下車之始謁先聖
於學觀廟貌摧頽堂廡圯壞慨然於文教之不振
思有以倡率而鼎新之視事以後搜宿弊除朘削
省額外之科歛商竈稍稍寧息民計藉以安堵乃
首蠲薄俸庀材鳩工諏吉興作運使以下聞風樂
趨諸紳士與慕義之民交相鼓勵畚揭如雲斧斤
雷動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而告成堂皇赫敞櫺
星豁研房序陰岑丹碧炳煥祀事因之虔觀瞻因
以肅今

聖天子臨幸太學親行釋奠之禮

御彝倫堂聽講經義首善之地文治蔚興而余適以時
葺宮墻新黌序勸師儒而作多士俾近畿之域雍
雍乎時聞詩書絃誦之聲九州萬國觀光而至者
被中和禮樂之澤思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未必
無俾於

盛時文治之萬一也乃鏤貞珉以紀歲月而系之以銘
銘曰倬彼雲漢垂天章邦畿東南惟津梁泮宮巍
峩文治昌作新廟貌瞻宮墻家絃戶誦士習良千
秋芹藻流芬芳

天津鹽坨廳碑記

余 縉

曷以足國曰藏富曷以聚人曰理財古者鹽筴興
制稱府海斯理財尙矣於藏富何居商賈操重貲
捐鄉井馳役牢盆爲國實太倉粟贏少府錢勞勞
浹歲謀少羨息以餽若婦子而當塗士恒侵牟削
乃生計其黠者或盜鬻影販射利十倍由是征權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彌密甚於秋荼吏人巧緣名色肆慾逞求額課益
逋商用迸散是貨流於私厥貶在公也富之不藏
國何由足哉津門濱北海歲運長蘆鹽七十餘萬
引舊分邊布饋防戍芻輓艱甚

國朝彙輸大農商甚便之顧瀛滄間戶貧豪猾輕犯法
窩販蠶起甚則倚旗莊拒鬪殺傷邏卒發兵捕之
輒鳥獸竄又州邑雜告指商無恒屢官私淆詭以
故引壅不行課懸爲累庚戌秋始具疏請嚴禁窩
者商各定引地用疏懸額奉

旨報可鹽政乃肅商亦漸蘇先是某歲羣商於貯鹽候

掣之區曰坵構廳事數椽備鹽使者啓驗旣落成
礧砥以需紀事未果適余蒞館督運遲君曰豫借
其僚徐君起霖謂余稔厥顛末舉以屬余曰是烏
可無紀余乃退而思之鹽掣防夾販也夾販清矣
課足乎引疏乎商阜乎若猶未也則居廳者奚能
晏然已耶天下重利所叢諸奸蝟集茲壤蜂窠蠹
房羣蠹窟穴其中匪朝伊夕矣商之殷懦者任剝
蝕如鼷而詭者乃反藉其結納魚肉同類則鹽事
之日壞由綱額不清而非盡掣驗不嚴之過也私
日腴公日股强者富弱者貧有自來矣富何由藏
國何由足哉夫吏無欲則清衡無心乃平潔已奉
公以御不恪俾虎鼠胥屏跡庶幾不愧清平日哉
若夫羣僚畢集開宴歌舞薄暮命駕張燈浮白苞
苴狼藉膏其歸橐則登此廳事將亦甲顏十重矣
是爲記

重修天津閱武廳碑記

田進學

瀛海密邇甸輔控永薊通河等諸郡邑於寰寓各
鎮爲切近肩鑰仰賴

聖天子神武鯨鯢恬波萑苻息警顧水陸寥泐滿漢錯
居商賈艦艇來往無虛日防禦者幾幾難之歲已

西

聖駕巡行念此一方咽喉重地綢繆未雨獨致惓惓越
明年庚戌津門偶缺大帥廷議

奏請謂臣

進學

秦晉蜀滇間有勞勩且曾邀章服錫鞍

馬試騎射堪膺是任

制曰可臣

進學

則受命飲水日凜凜不勝任是懼兩載

來叨幸救寧而有備無患唯練戎講旅實爲要圖
乃演武廳側在城西原應金氣而歲久傾圯罔用
揚威不佞正躊躇議修復會憲副薛公鹽道遲公
分司郡丞叅軍諸君以公事過臨遲公首倡議曰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是宜亟舉願共襄之咸捐俸集事不日告成蓋諸
公咸經緯兼才每於予較獵會射同心一德匪一
日矣今合力經營鳩工於三月朔落成於五月二
十日諸公復令予紀厥事予則安能唯在武言武
竊嘗習先司馬嚴位之篇矣如所云等道義立卒
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退俯坐進跪凡皆
爲戰時言之而樹表建旗遵七鼓之遺訓惟是相
度茲地相與嫺習所關於步伐止齊非細故也茲
雖一梓人事予且因是而得用兵之意焉木若石
必先儲戒豫備也棖桷甃砌必整齊肅行陣也垣

墉惟塗茨耀旌旆也耶呼而椽橐橐鳴饒也大匠
偕庶工丕作一心力也風雨除而鳥鼠去儼遠害
成功也嗟我士聽無譁大木必工師求太平匪一
人力茲用底厥成者惟是文武調和群材輻輳樂
觀成績庶無負

聖天子駐驛時殷殷睠顧至意曷敢不列名貞珉勒於
廳事之左以爲將來勸告壬子孟夏穀旦鎮守直
隸天津統轄永薊通涿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僉
事西涼田進學撰

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陳廷敬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八

海門者海水之所出入也茲土南距海百餘里日
潮汐兩至至時水勢澎湃洶湧逆河流而上之一
出一入若由戶達故名海門津門者衆流之所匯
聚也古南北之水不通江河異派無由相達自漕
通而天下之水平聚於茲且河海會流三汊深邃
更名津門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
以利京師海岸數百里鹵積成鹽自

畿輔山左中州之地咸取給焉實一地也而今昔異
名時有重輕故名有隱顯耳然其間汪洋巨浸與
夫逶迤數千里內不無神以主之主之之神非聰

明正直靈佑如響者不足以厭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報禋豐祀於無窮也舊有神廟居河之西威靈赫奕無遠弗届凡南北仕宦商旅之往還茲途者靡不祭祭必虔故行舟一遇急流怒浪危湍驚瀾必仰呼於神如或見之神綦靈矣由是祀無虛日庭不能容當夫海之未有明禁也商舶往來檣帆相望幾於蔽日且鹽行任重途遠非巨艦弗勝非神力弗達苟有慢心竟日不能移咫尺一念虔百餘里可俄頃至故綱人每致敬而有德於神尤甚於仕宦商旅也群議復建廟於河東厥日孔臧厥

基孔陽明宮弘敞齋廬潔清前華表而後寢居以及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其一切工費悉取給於綱中耑祀始建於順治己丑季秋迨今三十餘年戴神惠於不替嗚呼聞古凡人有功德於民者明王必加以封祀今神利國惠民彰彰如是厥功偉矣

天子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遂勒石作記而繫之以詩乃作詩曰緬維海門禹績不磨易名津門厥功孔多通利届遠惟神是呵如或見之朱冠峩峩出之坎窞與以平沲更其大者海不揚波邦家之

利莫重於鹺

天子旌功擊鼓鳴鼉爵曰平浪玉冊金科永清以晏終
平且和

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余泰來

蓋聞聖人首出膺璇圖履坤軸山川之神莫不奉
若懷柔奔走効靈而崇德報功亦且錫以封號載
在祀典蒸嘗盼饗永久罔替所云能捍大災則祀
之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天津近在

畿輔甸服之地爲古渤海郡上應天文析木天津之
纏百川朝宗合流歸墟實當北海海門要衝歲運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

漕米江淮吳楚千萬艘咸賴利涉而煮海權鹺凡
北地鹽政統賴茲土昔人所賦積雪中春飛霜暑
露其効靈於海若者尤大彰明較著焉余以康熙
癸酉秋九月奉

天子命巡視長蘆鹺政駐節天津至則循例禋祀海神
平浪元侯廟貌赫奕俎豆維馨越明年甲戌秋八
月使事將竣報政有日諸紳衿商賈鳩資庀材聿
新輪奐迺以神廟落成來告夫元侯職司巨海較
四瀆稱雄長利國惠民厥功甚偉厥利維普凡舟
楫帆檣往來出沒於洪濤巨浸中無顛危傾覆之

患得以充實

天庾佐水衡濟邊儲以無憂仰屋者惟神庥是賴考諸
祀典始封平浪侯爵再進元侯號比諸方岳歷著
顯績其明德遠矣廟始建津之河西今順治間改
建河東介在鹽坨以靈佑權巋爲諸商崇報尸祝
故也余受事以來星軺所至凡直隸齊豫迨於江
南之徐宿幅員數千里計課金錢數十萬有奇幸
無廢墜隕越以歸報

天子是神之相余於冥漠以有成勞也表厥懿顯勒諸
金石余不敏其復何辭廼碑而爲之銘銘曰泱泱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十一

北溟王彼百谷比於岳靈雄長四瀆矧茲津門屬
在甸服翊贊雍熙聲靈百族歲濟漕艘牙檣萬舳
爰祐巋鹽霜凝雪簇上佐水衡摧輸

輦轂元侯崇報煒煌綸軸美奐美輪暨塗丹雘采蘋
湘藻桂馨椒馥壽之貞珉穆清雍肅海波休晏胙
爾遐福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朱彝尊

佛之入於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於姚秦
熾於梁大備於唐代興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
縉紳學士靡然舍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

事鳩土木以爲之宮飾朱丹爲之桷誦焉則有拜
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高下之節而又緇繩
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
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於梵刹其徒
猶慮未廣更梵夾爲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內外所
在多有嗚呼使遇漢明梁武又可知矣天津衛屬
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藏經之閣峙焉地
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圯浮屠含光者新
之予檣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錚然翔鳥上
下爲之日曠心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井
稅之入升盎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頽而
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士誦法周孔其於六經百
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府州縣學或傾
廢不治不有媿於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雖非
聖人所與而能崇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
亦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爲文以記之

大悲院記

朱彝尊

孔子歿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
之學者至分爲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
也與浮屠之言近乎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

天下爲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爲其道爲浮屠者
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
忍哉昔孔子不遇於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
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痛哉其言也蓋吾觀於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
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
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世音之化
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運手
必有所執俾匠人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
世高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

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茲土捐俸錢繼之程工
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於予嗟夫
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泯於無所睹
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不
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
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
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
預於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
之說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於斯人者
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倪相如詩序

高恒懋

余自總角時卽聞之先文端公曰天津倪相如先生爲吾鄉巨擘詩古文詞皆能自出機軸以與古人相上下其鄉之先達以及宦於津門者莫不歎服一時造廬而請屢相錯趾相踵也予時心識其言而未獲見先生也及先生以卓魯報最晉秩民部而先文端公亦遊宦京邸余始得拜先生於庭余後生小子方治舉子業不暇何敢與先生論詩文抑且以先生殫心職業或於筆墨之事不無少間孰知先生公政之暇日手一編不輟吟咏每過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古

先文端商推政事外輒譚詩文亶亶終日先文端亦雅好不倦以故余又得竊聞其緒論而猶未見先生之詩文爲何等也洎余寄居津門先生亦以罔卿在告門庭相望先生又以先文端之故推好於余余因得時過先生之庭而讀先生之詩文焉文之沉雄博大爲唐宋而不爲六朝詩之高華典貴爲北地而不爲竟陵余雖未能深窺堂奧然以觀昔自出機軸上下古人之言先文端其真知先生者哉先生年邁古稀四方踵門而請者不絕先生應之毫無倦色則先生亦可謂性情於斯道者

矣先生將以其刻行世而問序於余余言何足重但追述先文端之所以稱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流連咏歌而不能自己者有如此先生其或不以余言爲贅也夫

重修長蘆鹽院公署記

莽鵠立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子奉

命巡視長蘆鹽政時蘆商疲困公私逋負不下百十餘萬案牘山積先是

皇上旣命管侍衛內大臣公今刑部尚書阿公監察御史年公鞠審官商虧欠又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命予來經理其事

聖訓諄切務期徹底澄清予履任後曉夜思維隨以加鹽免課通融帶運展限奏銷借帑收鹽接濟滄商數事面奏於

朝俱蒙

俞允凡可恤商裕課者不惜殫盡心力爲之籌畫商困稍甦予固屏絕苞苴卽一切麾仗亦無所用又不欲廢向來制度因令收藏以俟後人至陳設各物除銀器現具錦緞之屬當卽發還惟錫器木器磁器留用亦召吏登記以便差竣給領至於衙署之

傾圮頽廢固已安之矣次年二月予東巡留駐濟南者兩閱月衆商乘時集工繕修予聞之卽傳諭寧樸毋華不得妄費及還而見署內之傾者已正頽者已整甃石砌磚易瓦繚垣庖湏廁廡靡不完聚署後舊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較射則取葦蓆以避風日至是築室三楹趾三層墻四圍予因題所居南室曰敬事堂取論語敬事後食之意也予舊以名寧夏署今蒞此地仍以名之題射圃室曰繹志軒取禮記射者各繹己志之意也衆商若勤勤爲予計者夫予以身許

國卽家事且不問衙署美惡更勿留意也故始而傾圮頽廢也安之繼而易舊爲新也亦安之今蒙

聖恩再留任二年然日月如梭此室乃傳舍也豈因繕修而以商人爲德哉但予素惡新舊交代之際苟可携者則捆載而去其難致者則濫給輿皂甚至櫛扉磚瓦之類亦恣行殘毀非必出自居官者之意大槩係無知僕從所爲予旣惡此故嚴約下人時加愛惜使去任之日一如方新之日并勒石以囑後之居是任者各飭其家人下役不得恣意殘毀一以念商艱一以惜已福幸勿謂予之饒舌也

環水樓記

莽鴟立

天津公署最後巋然而高者曰環水樓蓋取河流
滌繞圍環若帶之義也其天晴氣朗月夕風晨雲
霞燦爛烟火參差路轉檣迴帆影拂檻至若波潮
上下忽盈忽虛依稀乎海上三山蜃樓百幻前人
之經營是樓而領畧斯境者應有同情乎予自癸
卯仲夏奉

朝命而來至甲辰差竣又蒙

旨特留公餘之暇得以時爲登覽西北則

皇都壯麗凜然思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天威咫尺懼無以勝付託之重伸報効之誠東南濱海
巋商之所輻輳竈丁聚族而居焉憑眺興思利何
以振之弊何以櫛之豪強者何以鋤之善良者何
以植之困苦者何以恤之流離者何以鳩之豈止
遊觀之助已乎予嘗論孔子之取水曰水哉水哉
而孟氏以爲取其有本此特爲徐子言救其失耳
夫水之取類大矣哉潤槁滋枯於德爲仁壯往直
前於德爲義避高趨卑於德爲禮深潛變動於德
爲智應日從時於德爲信如其從欲無厭則爲貪
泉攘人自利則爲盜泉納污藏垢則爲濁流嗜隄

殺稼則爲毒流一塵不染則爲清波之潔萬物咸資則爲流澤之長睹斯水也亦各視其所取耳後之登是樓者當使臣心似水無曰魚鹽之利涓涓不息可以自潤爲也庶於環水之稱顧名而審厥義也乎是爲記

重修龍王廟記

莽鵠立

予今而知天之申命保佑神之通誠感召有如斯之靈且速也今年春天不雨

天子親徂郊圻

警蹕旋臨而雲油雨沛澤乎四方詩曰農夫有慶萬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六

壽無疆天下頌焉夫川后嶽瀆之所以効靈以

聖人之心卽天心故感通而佑命之其靈且速如此越兩月天津蕞爾區或耘或耔之後東南其畝重望雲霓是時也百穀旣播二麥未登予思天津爲

神京畿輔人烟輳集秋斂無望則黎民阻饑予方以爲憂詢知鹽關之南有龍神祠爲靈昭昭予亟聞於元戎徐公兩觀察年公段公及同城文武羣僚庶士卽於是月二十有七日庚子以禋以祀虔告於神而衆商亦從予禱焉厥明辛丑二十有八日尚烈日炎風迨至未刻雷起兌方霖雨如注自申

至夜分方止四野霑足及入五月長霤涔涔又日以相繼前之喜雨至是愁霖向之憂旱至是而苦澇矣予復憂之六月朔壬申予再禱以求晴越朝果薰風自南雲斂日霽於是津之衆商覩神之靈且速如此皆曰予之誠有以感召之也咸歸功於予予進而曉之曰雲行雨施天下平者

聖天子之神運也雨暘時若百靈効順者聖天子之德化也今之旱而雨雨而晴感應如響者天之申命保佑也予何有焉衆商復爲予請曰公不有其功神惠宜報也請公題額以昭其靈吾儕捐資以新其宇予忻從其議卽首爲捐金元戎觀察諸公皆樂助以成衆商之志予因爲記以壽石俾後之覽者知神之奏績於

大清商之慕義於不朽皆仰體

聖天子之精誠感召以惠此一方自此天不屯膏地無遺利時和歲稔海不揚波

聖澤汪洋永永無極皆於是乎兆且望後之人虔修廟祀以傳神惠於無斁焉

環水樓記

顧琮

雍正四年春正月

琮奉

命赴天津協理鹽政夏五月始受事入署四面皆水也
有樓焉蒞任之初未暇寓目案牘少清始登焉有
舊題環水樓額蓋天津爲羣水所匯而使院在運
河之壩西則充豫諸水入南運河者潑其前迤北
則諸淀之水會於北運河者遶其後皆東南流至
三分河以合流而歸於海而茲樓適居其央余每
徘徊其上東南滄海西北神京極目四望則志氣
爲之開張又或暝色入林羣動皆息靜夜月明水
天相逼掩卷默坐心神瑩然柳子厚有言君子之
爲政也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蓋鏡之鑑也惟無物
故能鑑物人心亦然惟無事故能應事方其無事
寂然不動若水之止澄泓而可以鑑物也及其應
事感而遂通如水之流橫從倨勾必循其理其萬
析也必東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省身之密也遂
書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

靜廉堂記

顧琮

雍正癸丑仲秋余奉

命督直隸河務方蒞任卽巡視河防未遑居處至冬十
有一月望後四日歸天津使院越三日友人傅文

孫至自京携朱子所書靜廉二字石刻贈余余因以名堂夫靜與廉本乎性亦成於學者也靜者格物之源神凝而後幾可研所以能慮也廉者守身之要內澹而後外可潔所以不撓也石刻在鎮邑學宮歲久流落民間士人張某得之墻內移置其家而此刻復顯余生後朱子數百年得其書而額諸室如日侍先賢之側心常有警焉是以記之

重修天津府學明倫堂記

顧琮

間考兩漢循吏以良二千石著聲者若文翁之於蜀李忠之於丹陽任延之於武威莫不以興起學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校崇尚道德爲先事蓋以學不興則教不肅教不肅則化不洽化不洽則政不成欲政成而訟理俗茂而民和舍學校以爲教其道無由也後世司民牧者迫於催科視此爲不甚重輕之事將古所謂司徒六德六行六藝之教闕焉無聞於是士之入學者亦自安苟且而不復求進於仁義忠信之途政令之日弛風俗之不古若其不以此也歟天津舊屬衛地其學翔建於前明正統中屢廢屢葺

國朝雍正間由衛升州由州升府學宮則仍其地不改第歲久勿治陳丹暗粉難爲觀美前守桂林李公

撤而新之獨明倫堂址畚築不堅構櫨欹仆今太守程公來守是邦撫卹噢咻兆庶康悅朔望則率其令長及郡學博士謁先師廟集諸生而訓迪之顧瞻斯堂將就傾圮慮無以爲宣化地也急割俸錢若干而益以廩膳羨貲諏日庀材凡楣椳楔枳栭桷栳廡之屬或榱或堊百廢具興肇工於乾隆三年二月日告竣於五月日堂旣成諸生謁予請記予謂是舉也用不濫材工不曠役施之而得所先務不容以不文辭爰進諸生而語之曰

國家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列聖相承誕敷文教四海向風多士生近三輔含茹雅化幾百年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豈無有講明於夙昔者乎登斯堂也則宜顧名思義臣勸於忠子勉於孝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益相親而相遜如是則成德達材居爲良士出爲純臣而於朝廷陶鑄人材之典庶幾無負焉不然雖日遊於學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未嘗不備其器鞀鼓控揭笙鏞琴瑟未嘗不審其音屈伸俯仰盤躡綴兆未嘗不嫻其度而尊君親上之大義不著不察則郡之士何以是則而是倣三代盛王之治亦何由復覲

哉衆皆曰善爰撫其本末并推原賢守以經術爲
治術之意而鑱之於石

邢孝廉誄詞

周焯

邢子芸圃哭其母夫人過哀以疾亡冬十月家
人將厝之郊友人周焯悼其有行無年未竟所
學而歿也故私爲文以誄之

子也無華脫葉存木子也善藏含瑜抱璞子無可
喜喜者實多子今若此悲者如何賀乎才鬼玠也
姿仙子非二子亦隕天年古人欺我靜壽鈍全子
痛母亡積思成病骨立血枯哀發天性母氏已矣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尙慶嚴君謂子死孝子不樂聞云胡旣歿事多傳

疑孝廉父在京師書來家人對戶讀之汗出後父
之旅舍同伴夜見其白衣冠拜床下又有人見
之於土功祠若與精誠不滅理或有之君子語常
神揖讓先後者

他不敢知平生素履實緬余思

半墅齋記

楊汝穀

天津凌翁庶咸於所居之西偏構屋若干楹又界
其中之後垂者以爲齋而榜曰半墅冬護以簾夏
敞其牖堦祀前後羅植檉柳榆槐以爲蔭居雖近
市而塵壒自遠宴息於是嘯歌於是翁蓋自有以
全其樂也歲戊午子乞休南歸道出天津訪翁齋

中白頭兩老人不得間見者幾二十年矣追述舊事流連觴詠日昃忘去瀕行囑予爲文以記客有語於坐曰別墅之創古類有之然或依山以架樓夾河以列宅極禽魚樹石之勝以相娛樂今翁是齋無培塿之土蹄涔之水雖被以墅名恐不足據其樂也予謂人生寢食之外手足所託不踰丈尺之地樂不樂亦視其人之自處耳誠知道德之可腴仁義之可宅則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亦充然有以自安使放情溺志日擾攘於聲利華靡之場相傾相軋患得患失縱連薨接棟甲第如雲我知其

慚悽抑鬱將終老不釋也而又何樂焉翁少嗜讀書中年講辛研之術衣食所贏卽推以惠鄉里又割券萬金焚之翁蓋不徒自有其樂而并能樂人之樂者則居處之廣隘何足以撓其慮哉數弓之地謂卽翁之梓澤平泉可也客唯曰善爰詮次其語而書諸壁

重修天津護城河閘碑記

錢陳羣

自古土功之興有城必有池所以限封疆通宣蓄資灌汲利往來也周公成洛邑鑿陽渠以周四面而秦漢以來千金五龍之號富民利人之名史不

乏書代著其烈此亦見水之爲利溥而廢興之間事甚巨也天津爲九河下流於北地稱澤國城東北二面臨大河餘二面無水舊於城側開護城小河一道而於城東南角開水門一以引河水又於城下東西鑿水門二引水入城各立閘司啓閉康熙十三年因廢重修廣袤深淺不改其舊數十年來木朽石傾閘不能制水一時權宜槩行堵塞而護城河從此遂淤太守程公以清德令望來守此邦四國誦爲仁人

九重聞其長者綱舉目張百廢具理先是郡之士民以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護城河閘請於前守李公甫營浚築旋奉

召以去至是復請於公公曰是不可以不修遂屬工興事親督畚鍤旬月而事竣清流洋溢左環右繞儼乎金湯之固矣且夫閘之設也非美觀也蓋有六利焉畿南之水泛溢無時有閘則按期啓閉近城左右永無水患其利一也城內溝瀆之水壅滯無歸有閘則積水可流積穢可泄其利二也斥鹵之地素無甘井居民飲食皆遠汲河水有閘則清泉日注饗殮是資其利三也城南鹹地必藉清水灌溉有閘則溝澮宣通磽确之地皆成肥壤其利四

也居民夜作例不禁火曲突徙薪備預宜早有聞則一旦失火即可挽水以撲滅其利五也有大河以繞其東北有小河以環其西南大河總其干小河分其支脈絡周通土風清美坐使形勝日尊都邑日盛其利六也夫爲民興事捐已有以開百年之利賢大夫之事也述舊章修典故垂茂績於來茲廣前猷於不替亦後世有民社者之則也爰爲之記以爲來者法焉

恒齋記

陳弘謀

涖官者皆曰官衙如傳舍矣是言也吾謂不然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朝廷重是事始命是官吾人服是官卽任是事解署者治事之所也初非有私厚於是人而高居大厦以安逸之也事與官相爲終始則解署卽與事相爲終始倘以爲傳舍而一切作苟安旦夕之計繼任者亦復如是

朝廷安所得百年常任之官而用之而官事又將奚賴噫是皆無恒之心爲之也天津道舊有署繼改爲河道總督署而以津軍同知署改爲道署雖曾動帑增修而規模未備接屬退思之所湫隘傾圯不足以容又周遭無墻垣逼近民舍無所障蔽揆之

體制均非所宜予於戊午季春奉

命來此購東隅隙地增書室四所共若干間繚以墻垣其舊者亦以次修葺之告成之後顏其堂曰恒齋謹按易恒之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蓋至變而有不變者存君子體雷風之至變爲吾心之不變是以進德而德可久修業而業可大也余以菲才忝膺劇要念茲津河兩郡戶雜旗民地隣斥鹵撫綏化導調劑爲難又分部南運子牙兩河巡行疏築運道民生所關甚鉅雖復早夜孜孜勉盡職業日講求夫可以常久之道始終如一而日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新之猶懼識淺力薄於事無濟而敢傳舍視之爲苟安旦夕之計以取羞於無恒耶此余所以葺是齋而以恒名之之意也或有疑余之眷眷於營葺之勞又或以余爲高居大厦之是適者殊未諒愚衷矣

重修天津北門外道路碑記

陳弘謀

天津距

京師二百四十里當河海之要衝爲畿輔之門戶冠蓋相望輪蹄若織儼然一大都會也北境自丁字沽以至祇樹園舊有土路名曰疊道東濱運河西

臨淀池每遇夏秋一望淼茫呼舟涉渡層疊數里
行人苦之自浮橋以至拱北門外之城河橋向有
石路歲久傾圯車馬動多踣仆遇雨雪則尤甚予
涖任來此心竊病之念

朝廷屢有興廢舉墜之

詔果費無所出當請發帑金修治以利行旅因檄下所
司勘議弗敢後旋據天津守令詳覆丁字沽疊道
經費已有成議北門石路尙無經費計需九百五
十餘金請以郭商人罰鍰一項原議添建西沽木
橋者移爲此用如此則費皆有出事歸寔濟遂同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鹽道蔣君會詳兩臺俱蒙報可於乾隆四年某月
庀材鳩工畚鍤成雲礫鼓四應不日而成督修者
郡守程鳳文郡丞楊灝承修者縣令朱奎揚監修
者典史周錦巡檢鄭一民驛丞劉富國也自今以
後北南往來如砥如矢轂擊肩摩喁喁于于會風
雨而詠蕩平而屬在守土亦少抒疚心之一事矣
古君子之入人國也觀道途之莠治而知政令之
得失夫非僅求之履視之間其謂興作務時施德
務廣凡國中利病纖悉皆繫於長民者之一心民
之所苦必思所以去之民之所樂必思所以成之

不待呼籲及前而後動不必考成所及而後行皆
茲道路類也不然高車駟馬前呼後擁熟視往來
紛紛所苦所樂若無覩焉其心可知其所以及民
亦可知矣津門爲衆流所歸民之苦水所在皆是
其宜勦宜舉而不可以因陋就簡者不更有大於
此路者耶隨所見聞而體察之不以易而忽不以
難而阻統終始而籌畫之集衆謀而成之是則子
之志也工旣竣邑令請勒石道左予遂書此以畀
之若其工段廣袤之數則有司之簿領在茲不贅
及云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天津道題名記

陳弘謀

國家建官分職首重畿輔天津北拱

神京東臨大海爲水陸要會明弘治四年設有整飭天
津道練兵理訟兼管運河正德間裁而復設至於
明末不廢職司之重自昔然矣我

朝因之爲分巡道統轄河間一府檢核地方一切事宜
雍正三年改爲專司河道十一年冬仍以分巡兼
理河務時天津衛已由州陞府分河間所屬州縣
隸之河間仍舊統轄兩郡最稱繁劇又當漕輓要
衝海濱重鎮舟陸巡行往還絡繹顧名思義因地

制宜以云稱職良非易事余於乾隆三年春被命涖此此邦人士咸爲余言前之居是職者率以考最遷去後多得至顯官余考之舊題名碑記因道署遞遷踣仆道傍其所載姓氏自康熙九年以前則缺焉顧余念之士人入官亦第論其稱職與不稱職耳其後之官顯與否豈可槩論而所謂稱職亦第問其所設施者若何耳果能握其體要條其節目興除利弊次第觀成縱仕途淹滯而仁風善政流被在人甘棠之思久且弗斃不然者守虛文循俗套漫無建白甚至措施失當貽累地方後雖幸

至顯官徒使人指而目之曰某事之不善始之者某某成之者某某卽後之任某官者是也指摘所及益難解免反不如湮沒無聞者之得逃清議焉然則題名一碑雖祇載其姓氏籍貫而其事之善否與人之賢不肖不且與之俱傳耶善乎司馬溫公記諫院題名碑曰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可不懼哉此誠千古題名而卽以徵實之微詞也余是以歷考前碑所未載而勒諸石并述建置沿革之由與治狀之不可掩若此旣以垂後亦因以自考云

天津府志序

陳弘謀

國家休養百年生齒殷繁郡縣之增置者所在多有天津拱輔

神京水陸交會又東隣大海饒魚鹽之利四方商賈往往占籍而居其地之煩且劇較他處爲尤甚雍正間由衛而州遞陞爲府分河間所屬縣隸之一切規模制度俱曩時所未備則郡之宜有志以傳也亟矣按古方國之志掌於外史將以紀形勝辨土俗詳其興廢得失爲求治者之龜鑑焉故其體寧質毋華寧密毋疎寧簡核而毋汎濫後世如郡國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地理十道一統等志旣以備方輿之大觀而一郡一邑又必各自爲志視古蓋加詳矣顧其間沿革非一疑信相參作者以博雅相高或致附會失真紛雜寡要徒撫取風雲月露之詞爲方隅潤色甚無謂也津郡建置未久舊志荒陋文獻渺微操筆者比於無源之醴無根之芝簡略宜所不免然第就見聞可及之事稽之往籍考之輿論覈實徵信挈要提綱卽求治者之龜鑑于是乎在又何必以徵引未富文藻闕如爲病哉夫事非稱名之難而責實之難非初始之難而紹承恢大之難有疆域

城池海防營制則設險不可無備矣有田賦戶口則生聚不可無方矣有學校則益思所以振興而推廣之有選舉人物則益思所以鼓舞而培養之有河渠鹽法則益思所以修舉而整飭之事圖其本務而業規其久遠由是以漸觀厥成臻於美備使後之續爲此志者無復有簡略之歎豈非三輔之大風休明之盛烈歟茲當剞劂告成輒書所見弁其簡端用與僚屬共勉且以告後之來莅斯土者

南運河放淤記

事宜七則附

陳弘謀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放淤之說古無明文考之史書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秦鄭國鑿涇水爲渠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收皆畝一鍾二者皆因濁流所經引之游蕩變斥鹵爲膏腴其放淤之遺意歟然皆引以肥地未聞以之築堤也放淤以築堤惟直隸南運河有之顧未知創于何時倡于何人一切規制稽之往牘皆無可考乾隆二年混同顧公總督河務備陳放淤栽柳爲經理濁河之要務得旨允行嗣以顧公不管河務格于浮議動色相戒遂未舉行余于戊午春監司茲土兼理河防往還巡

視凡河流頂冲掃灣之處一綫縷堤日漸汕刷先期幫築則有歲修臨汛防護則有搶修於浩瀚中流爭此尺寸之土而隨築隨潰河流愈曲勢更湍激不得已乃築草壩草壩既築比土堤稍資捍禦而年年蟄陷限滿仍須拆修近年以來兩岸草堤日增動帑益多危險如故余竊憂之又見沿河兩岸有久已積淤成堤月形尚在凡所謂頂冲掃灣之堤外亦曾築有月堤問之則咸曰以此爲堤外捍衛然縷堤旣傷水入月窪有如引水入袖斷非月堤所能抵禦其爲放淤計無疑而放淤之可行

益信用是力排浮議率屬行之維時如津軍司馬楊灝原任州倅王弘道朱光鏌輩各就所知隨時厝注以匡余之不逮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計成工二十段已未年適 顧公復總河務 制府合河孫公兼理河務羽檄交馳無非爲運道民生籌久遠之計余乃條列事宜專其責成分其緩急計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而規條亦遂粗定焉其法棄縷堤而守月堤入渾水而出清水汛水一至隨其消長以爲深淺渾流所過罅穴皆滿旬月之間縷堤月堤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後永無

歲修搶修一切防險之事草壩止用于逼近城舍之堤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勝計余往來策應兩歷汎漲惟見渾流奔赴出入運送變化因心擦縱在我不啻鮫人爲之負畚波臣爲之舉錘以成此堅厚之堤卽謂之河伯效靈千里流膏可也回思向之動色相戒不肯舉行者則亦有故不過曰歲幫縷堤暫可禦汎何苦涉險乃爾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機籌慮果周防護旣力險可爲平履險而慎用險之道不然卽歲幫縷堤而防之不力慮之不周亦未嘗不險因噎廢食豈可爲訓且史起

亦嘗以此論西門豹矣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夫西門豹于魏文侯時爲鄴令有循聲而史起之論如此蓋重爲不能用漳水惜也况茲全漕運道歲輓數百萬石

天庾正供軍餉民食時厯

宸衷利害所關又不僅一時一邑之事也司河者苟可計及久遠縱竭盡智能重費內帑權其輕重亦當不惜顧明知其爲費省功鉅經久良圖而私計自便曰何苦乃爾也由史起而觀其不仁亦甚矣余

因記其事之始末而并論之并附事宜七則質之後之司河防者以爲何如也

一月堤宜堅固可恃也放淤者開堤放水他無所恃所恃者月堤耳新築月堤宜剗去草根先就平地行礮三遍然後鋪土每鋪土一尺行礮兩遍次年再于堤外加幫戢堤然後可以放淤至于舊有之月堤務搜尋穰洞鼠穴一一填塞夯礮堅實亦于堤外加幫戢堤宜將舊堤剗作數層如礮礮狀新舊土遞相加壓夯礮堅實膠粘一片本年即可放淤蓋月堤必須預年所築而戢堤必於本年所幫一以固其根一以閉其氣也凡月堤內外皆屬窪下則堤內或編柳或釘蓆或掛防風埽由堤外另加戢堤二三尺不等總不使水浸月堤之根恐內外滲漏堤根受傷以致失事

一月勢宜寬長合宜也凡縷堤之外地勢窪下者方可放淤所築月圈須可以長而後可以寬先就堤外地勢窪下足衛縷堤然後定月堤之長短再就月堤之長短以定月窪之寬窄如月堤長五十丈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則月窪可寬二十丈月堤長一百丈則月窪可寬三十丈就此遞筭總期如半月之形不短不促則渾水之來方可運送若短促而寬竟似和包布袋之形則水到不能運送止淤溝口其餘反成坑窟永不能淤矣然月堤不長縱能圈作半月之形亦覺迫促不宜如連有兩小月堤者亦可通聯作一段放淤如月堤過長又可隔堤作兩段放淤凡圈築月堤得就稍高阜處更爲相宜如或地勢全窪不能相就亦須於放淤之年除應加戢堤外另築寬厚半戢以防內外滲漏蟄陷

一柳草宜預期種植也月堤新成三面均宜佈種草子菜子使之生發可免雨水冲刷新土月窪之內沿月堤之根每間五尺遠種卧柳一叢舊月堤亦復如是待其長成如同沿堤編籬可以抵禦風浪凡窪內舊有柳樹者切宜存之以禦風浪凡築新舊月堤均不妨于月窪內取土既可就近又使窪中連有土坑格堤則水到易于掛淤不致出險但須離月堤二丈以外不可有傷堤根凡築月堤均不可用沙土以防水到坍塌

一淤溝宜如法鑲砌也下口陞瀾宜深挖務與月

窪之底相平相引河水徐徐浸入河水長一寸則河窪內入水一寸不可使河之水面稍高于溝更不可使溝口稍高于月窪以成建瓴之勢其寬除用椿料包鑲外中淨存四五尺不等其鑲砌用排椿捆埽由密密布列其溝分作兩層下一層鑲成淨寬四五尺上一層鑲成淨寬六七尺由下而上遞相開展上口在澗散不宜太深視河水之來如濁漳之水先來則可深挖使其及早受淤如衛汶之清水先來則不妨遲開其寬悉照下口再上溝下溝清水渾水出入日久易有坍塌均宜鑲護完固萬一月堤稍有損動止須將上下溝用埽堵塞塞亦不爲害

一上下口宜就地取裁也下口宜開深者所以使河水早入窪內澄清以待上口渾水之至上口宜淺開者所以使窪內澄有清水然後渾水急溜而入一見清水其性便沉其勢便緩下口宜于順溜之處俾河水浸滂而入將來出清可以隨溜而出上口宜于迎溜之處全借渾水暢流而入方可運送窪內之清水暢流而出倘上口限於地勢不得迎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縮進五尺引之使入再將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三

溝口下唇接長四五尺如吞水小壩逼之使入則亦可以迎溜矣下口限於地勢不得順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接長三四尺勢如挑水小壩以避大河之逆溜壅阻淤溝口下唇稍縮二三尺以引清水之遠出則亦可以順溜矣上口地勢更宜詳勘外則迎大河之溜內則宜順月堤之勢不宜直射月堤之根上溝宜斜向而入方可迎溜下溝宜斜向而出方可順溜二溝合看須如八字形方好一上下溝宜隨時增添也初時月窪尚深根底未固上下止開一溝迨上溝入水之後月窪已經淤有根基月堤又已見水然後相其出入之勢再開一二口大凡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上口入水不暢不能運送之故則不妨多開上口如上口入水已暢而下口出水不順必由不能順大河之溜反爲大河之急溜所阻宜另擇順溜之處再開下口總期上下口一律順暢入渾出清全窪運動不滯便可源源積淤如月窪內上半段先已淤高則渾水不能及下半段無渾水之來則亦無清水之出下半段終不能淤矣宜就下半段另開一口使之常有渾流之入然後下半段亦可受淤至於月堤兩頭

如牛角尖形者渾流不到此處積淤必不能多俟今年將窪內積淤平滿下年竟將此處縷堤削平幾段使河水漫過則可以一抹而平凡本年積淤未滿中多坑窟者次年均宜倣此庶可一律平滿也平滿之後除月堤原高出平地一二尺者毋庸增築外如月堤止與淤積之平地相等則宜于月堤之上加築子堤一二尺以作遙堤向後聽其年年平漫而過卽河水出槽亦可無患但不可復于臨河築堤使水不得平漫將來又成險工凡沿河於平之工及河灘寬岸均宜加培離遠之老堤老堤不宜臨河疊築使河水不得平漫又成險工一夫料燈火宜預備也放淤如禦寇如臨敵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也凡稽掃蓆片蔴繩鐵鍋之類均宜預備以防意外之虞窩舖兵夫先期派定燈燭火把先期備齊日則填補小溝釘掛防風埽由夜則輪流看守遇風雨之夜尤宜常川巡視一有損動鳴鑼爲號衆兵夫一齊搶護違者重究凡屬淤工專員看守以重責成隨時經理以收實效事竣官兵一體優獎以示鼓勵

南運河修防條議

陳弘謀

議得南運一河自全漳濟運以來一派渾流洶湧奔赴直隸境內雖免沮淺之虞時有漫決之患其漫決者皆係頂冲掃灣之處其泛溢者皆係河灘無堤之處是以歷來凡頂冲掃灣之處皆爲險工年年加高培厚俱動正項名曰官堤而所加培者猶難十分堅厚臨河之舊土日被冲刷則新帮之土益難抵禦因有建築草壩鑲砌草工之事草工最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滿卽須加鑲修拆是以沿河草壩日多帑費日繁而工之險者仍險此有堤

之患也至於河灘無堤之處或河岸寬闊或河灣
淤嘴既無畏於頂冲復不常有泛溢偶遇暴漲小
民於水到之處築土擋禦名曰民埝而此一綫民
埝臨時攢築不察形勢不加夯礮汛後隨即坍塌
在水小之年似可不需此埝若遇大水一片汪洋
在在危險此又無堤之患也自乾隆二年蒙 河
臺

奏請建築高寬月堤放淤栽柳經 大學士鄂議覆
准行之後節年以來已將舊有之月堤加幫寬厚
放淤成工極薄之堤變爲寬厚化險爲平已有成

效就此類推凡屬有堤頂冲掃灣之處舊有月堤
者均宜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均宜另建月堤以
備將來放淤至於無堤之處均宜就其高阜土脊
另建遙堤以爲外衛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
而不宜建月堤若建月堤於高阜之地旣不能放
淤徒爲積水所浸倘縷堤有傷水入月堤勢更湍
急斷非月堤所能抵禦也地勢窪下者則又宜建
月堤而不宜建遙堤若建遙堤於窪下之地不但
水至建瓴而下難以抵禦且使遙堤之內縷堤之
外可耕之地常爲積水深坑末由宣洩無益於河

有損於民此月堤遙堤義固各有所取而地亦各有所宜也自來之議月堤者皆謂放淤陟險寧可臨汛堵禦議遙堤者則謂築堤於水所罕到之地原覺過計殊不知頂冲掃灣之處縷堤平薄若不放淤日益汕刷舊土漸坍新工難固爲費日多一日危險日甚一日豈可苟延旦夕不爲遠計且放淤之法不自今日現在兩岸淤平之月堤不可勝數其他凡屬險工大半築有月堤前人爲此無非爲放淤而設自當因其涉險益加慎重一勞永逸以期萬全不宜因噎廢食坐致危險也至河灘寬

岸水勢雖云罕到然歷考近年水勢漸大乾隆二
年之水大於常年而三年之水則又大於二年矣
上年河水業已出槽平時所謂極平之工河灘之
岸皆已過水官弁士民晝夜堵禦愴惶急遽幸蒙
皇恩覆庇水勢漸退獲保安瀾倘再長數寸之水隨處
皆可泛濫兵夫民力豈能防禦考之河防一覽所
載覘水之法凡凌汛長水一寸秋汛長水一尺捷
地興濟兩減河自建開以來凌汛從未過水今歲
凌汛兩開口過水四五寸不等就此而論焉知今
年之水不更大於上年況河防重務有關運道民

生惟宜盡未雨之綢繆豈可徼天幸於萬一然則築月堤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遙堤以外衛似迂而實切誠經理運河之要務也先經檄行各屬預將應建月堤遙堤估報繼又詳明將各屬估到工摺檄發委員原任州判王弘道估計月堤原任州判朱光鏌估計遙堤仍會商廳官印官和衷妥議詳覆已據該二員會同估計摺報本道復往查勘就中參酌凡堤外地勢低窪者宜建月堤以備放淤堤外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以防暴漲如堤外地勢窪下既不宜建築遙堤而形勢促迫又不能

放淤者則惟歸於歲修項下加帮縷堤逐年漸帮數年之後可以帮至數丈之寬厚亦與放淤成功之月堤遠築高寬之遙堤無異矣此分別新建月堤遙堤之情形也至河道綿長工段甚多需帑浩繁難以一時並舉細查原奏有陸續估報之議今應就中分別緩急如縷堤已經單薄舊有月堤者今歲卽行加帮放淤縷堤單薄舊無月堤者今歲新建月堤俟明年再行加帮然後放淤如縷堤尙未單薄雖舊有月堤亦俟明年加帮放淤如無月堤則俟明年方建月堤至於遙堤則以水到之淺

深爲遲速如上年水已抵岸者今歲卽建遙堤上年水尙未抵岸或抵岸而相離尙遠者亦俟明年方建遙堤此估計遙月堤加帮縷堤月堤之緩急情形也統計全河今年放淤者四十八段急修月堤遙堤二百一十七段緩建月堤遙堤二百六十五段此外可以稍緩放淤之舊月堤六十三段俟下年同今年新建之月堤叅觀形勢逐一加帮漸次放淤約三年內全河險工皆可以放淤成功今估緩修之遙堤亦於三年內可以建完再有零星段落缺陷未能接續者止須河兵民夫陸續補築

亦可全完自此以後全河兩岸凡頂冲掃灣之險工則縷堤皆有數丈及十餘丈之厚儼同遙堤河灘之平工則有遙堤層層外衛堤埝相接卽遇暴漲聽其平漫不勞堵築無虞泛濫惟有逼近城垣村鎮河岸逼窄不能遙堤不能放淤又不能帮築縷堤然後用草工衛護計全河不過五六處而止此建築遙月堤之後不出三年可期安瀾之情形也所有估計急建之遙堤月堤及加帮民月堤放淤各工通計需銀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此乃預先

奏准非年年常有之工應於預備項下動用列爲另
案至加帮放淤之舊月堤內有官堤有民堤官月
堤動帑歲修久有成例民月堤若令民修虛堆鬆
土難以放淤又不便將民堤歸入歲修亦應歸於
另案統於完工之後聲明同歲修案內報銷其加
帮縷堤拆修草工加帮舊官月堤放淤者需銀一
萬四千六兩此應歸於歲修項下報銷謹將另案
新建加帮之遙月堤造爲一冊另案緩修之遙月
堤造爲一冊歲修加帮之縷堤月堤及拆修草工
另爲一冊其舊有月堤可以放淤而縷堤尙屬堅
厚可以緩至來年放淤者列爲一冊統希預先
題明以便次第辦理惟是工段旣多易滋弊竇官堤
民堤易致混雜備列數條謹陳於後

一動欸宜指定也查歲修需銀已有撥定本欸足敷
分發毋庸另議至另案工程共估需銀四萬有奇
因工程尙未題明未便赴部請領自應在於
預備十萬兩之內借撥但預備一項僅存銀二萬
兩其餘八萬兩係永定道借撥屢催未准還項今
應先於二萬兩內動撥其不敷銀兩俟永定道借
還動撥尙需時日恐悞工程應請於題估之日
卽一面給咨赴部請領以還預備并找發應用
庶工程得以早竣也
一土方宜核實也所估工段雖經丈量終屬約計正
恐工段綿長繩索丈尺未盡確實若令細估另造
又悞興工之期除已將急修之段落起止行令作
速興工外應請行各該廳遵照所開起止段落乘
此甫經動工之時再往逐段估計細加丈量另造

實需土方銀數細冊送道俟完工之日該廳照此
細冊查量如合式無虧出結報道本道亦於汛前
覆勘如丈尺畧少押令添築夯礮不實押令翻築
並將監修承修各官揭報請參汛過之後如有坍
卸仍令承修官補築如式方准報銷
一土方運價宜分別也運土寫遠之處例得照加運
價今各屬所開運價其中不無混冒應行聽於丈
量時查明指定就近取土如寔在就近無可取土
之處該廳分別遠近丈尺叙明出結送核出結之
後或經查出以有土作無土以近取作遠取一并
揭叅究追如新舊月窪之內亦可就近取土待至
放淤仍可淤平不必舍近取遠但不得挖傷堤根
再河水已涸之後淤灘河底在在有之亦可就此
取土以省運費卽或與遠運同價亦可借此挖去
淤嘴此一舉兩得之道也
一官民堤宜分別也沿河堤岸俱有字號達部有官
堤有民堤官堤危險動帑修築民堤聽民修築官
堤責河兵看守民堤責民夫看守此定例也今奏
明另案遙月各堤乃係於縷堤之外另議建築以
爲一勞永逸之計實與常年修築者不同其應築

遙月各堤有應就民堤民埝上加築作爲遙月堤
者有應於原無堤埝之地添築者蓋惟縷堤內有
官堤字號縷堤之外無所謂官堤也若拘於民堤
民修之說在小民食力有限豈能一概興築且民
修之工不用夯礮隨修隨坍亦非永期堅固之意
應毋論官民字號凡關估建遙堤月堤者均須動
帑俟三年保固之後仍交民間看守方無偏累方
可經久其間舊有民埝加帮高厚以爲遙堤者自
應除去舊有之土方另估新用土方以免混冒其
加帮舊月堤放淤之內有原係民堤之月堤者定
例仍派民修但加帮月堤專爲放淤最關利害若
責民修不用夯礮難以放淤省費無多疎虞堪慮
且此堤一經加帮淤平之後永無修費又與年年
歲修者不同應歸於另案遙月堤之內不便聽之
民修亦不便歸入歲修也至於定例民修民堤每
方給銀三分九釐以寓興工代賑之意在工段無
多原係民間自行修補者得此三分九釐足供飯
食若工段甚長土方甚多當此災歉之年小民覓
食爲艱豈能責民間合力築此大工且現在帑修
之工俱係每方一錢三分六釐六毫亦係僱募附

近窮民興築小民又豈肯舍每方一錢三分之工而作此三分九釐之工各似體恤其實派累恐非皇上給銀代賑之意應請歸於另案一體動帑興築層層分九釐在民自保田廬土方無多或易爲力其官堤零星殘缺則責令河兵力作興修毋致糜費也

一月堤更宜堅實也放淤全在月堤堅固萬無他虞今歲估計放淤之工甚多皆係舊有之月堤因恐當日所築虛鬆而堤外又係窪下之區故另估計從外加幫截堤一以閉其孔穴一以厚其根基也至於新建之月堤專爲將來放淤之地正宜於此時將根基加築堅實一勞永逸在此一舉今歲各州縣工段甚多印汛各官恐難兼顧應請遴委効力人員前往監工與該州縣汛官分定工段凡加帮月堤放淤之工及附近有新建之月堤均令該員督率監築將來放淤卽令該員在彼經營如有疎虞一并揭叅庶効力各官知目下加築之工爲將來放淤之責自必實力實心認真辦理俟成工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器

之後分別勞績彙請獎勵凡築新月堤務先將平地夯碾三次打入五寸然後加土仍復層土層碾不得稍有假借其加帮舊月堤則須將舊堤鼠穴穰洞尋覓創挖并令新舊押入三步俾其粘連月堤內之柳株仍行存留聽其淤深仍可長發月堤外之柳株如有逼近堤根者許其砍去以便夯碾其柳枝卽留爲防護之用俟淤工完畢之後仍照補栽再定例効力汛官經廳縣保詳咨部許其領帑承修一體保固今歲工段甚多如州縣力難獨任承修者許其於効力官及汛官內出結保詳分段承修工完一體保固如工程不合式惟承修是問是亦分任責成之一道也

一放淤之物料宜多備也放淤原是化險爲平汛漲之時保護縷堤尙恐不固今開堤放水誠爲冒險所恃者先期事事安頓色色預備則水性緩急操縱在我可無意外之虞上年業經詳明凡放淤之處多派員役多備物料預先造冊通報如物料人夫不齊惟州縣官是問惟是放淤所需物料不止秫稽椿物也未開淤口以前層層鑲砌旣開淤口以後無論風雨晝夜均宜輪班看守額設之河兵

此時正值防險難以分佈其人夫燈火尤不宜少
歷來搶修項下無此名目今各州縣畏懼賠累趕
辦不前恐致貽悞應請附疏
題明凡有放淤之處如實在用去燈火人夫等費許
其附入搶修項下仍將所需物料人夫燈火預先
造冊通報俟用過令該廳核實出結請銷其不用
者不得捏冒

一堤身高寬宜相地收分也新建月堤將來放淤之
年仍須加帮原無庸過用坦坡至於遙堤乃在河
岸無水之處不必高寬一律致滋糜費其高低各
按地勢高下其寬窄則照平工之堤每高一尺用
二尺或二尺五寸收分其頂底統照此計算不得
過於陡直至於加帮縷堤月堤乃傍舊堤加土則
不必一律收分總以衛護舊堤新舊堤相連為合
式如沿河險工則遵照憲行圖式分別收分不得
任意寬窄如此則土方不致糜費而工段又可堅
矣固

南運河自獨流楊柳青至天津西岸不宜築堤說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壘

陳弘謀

南運一河會衛汶二河之水益以漳河之水同為
濟運蜿蜒數千里至天津而歸海沿河兩岸皆築
堤以束之有不啻重圍外衛然者固以防其漫決
亦以濁漳所過若不束之使速歸海水緩沙停立
見淤淺運漕之艱阻久矣惟靜海之獨流鎮至楊
柳青四十里東岸有堤而西岸無堤又自楊柳青
至天津三十五里東岸有堤西岸止有商人捐築
小埧高不過三尺官不請修民不加築由來久矣
前道張公坦熊曾有立碑道旁永不許築堤之請

兩臺慎重河防批下再查此議未果張公以陞任去余適承乏此間遵檄確查熟察形勢証之往事乃知張公所議寔爲遠見蓋緣天津海河爲南北衆水所歸獨流楊柳青一帶東近運河西連淀池潮汐一日兩至夏秋汛發南北諸水滙歸天津四望瀰漫驟難歸海正賴此無堤之岸運河水大聽其洩入淀池稍爲停頓以待天津諸水暢流入海河淀之水仍可以次歸海每屆白露以後夾沙擁泥迅駛而行運河旣無淤淺村庄亦免冲决則此七十餘里無堤之西岸卽運河天然之滾水大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吳

壩也余就此議覆 兩臺批定已檄下屬縣遵照矣竊嘗論之治渾河之道有無堤之患亦有有堤之患蓋淹沒爲災非堤何以障之淤阻可虞非堤何以束之獨流迤南是也無堤則散緩無力而無潰决之憂無堤則盈科後進而得瀦蓄之利獨流迤北之西岸是也况天津地濱大海形同釜底水至獨流勢同建瓴毋論其非堤所能堵卽幸而能堵而尾閘有阻上流奔赴天津一帶適當其冲城郭人民所關甚鉅故前人獨于此處不設隄防非偶忘之乃所以慎之也非竟棄之乃所以取之也

謹敘數語于此以質後之司河者

周梅嶼傳

陳弘謀

君諱式度字貽方梅嶼其別號也世居津門祖父皆有潛德君少孤值家道中落思紹先緒於治生之外折節讀書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性甘澹泊不慕榮進而於書無所不讀盛暑嚴寒亦手一編不輟嘗語人曰學期有用士君子讀書當以克治身心講求經濟爲要若風雲月露之詞偶寄閒情無關實用何足尙也此其志趣却春華而採秋實已異乎世之徒事咕嗶專工詞墨者矣至于言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論風采倜儻不羣不屑屑爲迂謹狀取與義臨財廉寧人負已母已負人親知有急難必多方排解事已不爲德色見人有片長卽卑幼亦改容禮之獎美不啻口出其事不協理卽面折不少假故少年後進皆嚴憚君有不善惟恐君知之也門內肅然一循禮法教子弟尤嚴所諄諄勗勉者惟在立身行已之要忠主庇民之大年六十二卒累贈中憲大夫子人龍人驥皆爲名進士長任蒲州守仲任御史

論曰語云不知其人之祖父視其子孫不知其人

之子孫觀其祖父予不及見贈公梅嶼而長君人龍仲君人驥與予相知有素今來津門詢之士論咸服贈公行義薦學有古君子風顧以富于學而嗇于遇爲贈公惜吾獨以爲不然自古爲善讀書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惟其積之也厚則其發之也益盛贈公生雖不遇于時而令子連鑣騰達洵歷清要治行卓卓聲著

朝端皆贈公有以啓之所謂因其子孫以知祖父也自今以後益勵匪躬之節恢宏濟世之謨如木之培而益茂水之蓄而益深所以繼贈公之志而垂諸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吳

後昆者且方興未艾焉則又所謂因其祖父以知子孫也予當翹首跂之矣

書符節婦任氏傳後

方苞

凡盡乎天理而爲人倫之極者皆聖賢之事也蓋人無微事無細而道之所全則甚大吾於天津符鍾竒妻任氏之事有感焉任氏年十七歸鍾竒踰歲而鍾竒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竒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携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其族姻皆曰自有

節婦而楊氏可無懟于其死鍾竒可無憾于其親
微節婦符氏無今日矣夫婦人之守節也以潔其
身而勤家者多爲其子若任氏之用心豈不尤異
矣哉昔余客涿州館于滕氏見僕某獨自異于群
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某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
家卽涕泣請于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遂
至此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
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願哀憐而詳察之會家
孺子疾使往視兼旬未嘗一交睫前後所養孺子
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

處而夫死蔬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于其子亦
禮貌焉嗚呼若任氏之履常而篤謹某氏之遭變
而艱貞皆所謂盡乎天理而爲人倫之極者也使
置道之全體而專言其一節雖聖賢處此其事豈
復能有加也哉然任氏之義聞之者獨族姻耳至
某氏隱身于臧獲孰知其志乃與日月爭光者乎
夫士平居之所以施于家與自檢其身者其事未
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于自恕茲非所謂失
其本心者與

京城有是二堂也一在廣寧門外一在廣渠門內夫
養少存孤載於月令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通都
大邑人煙稠集之處照例行之于字弱恤孤之道
似有裨益而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臣
恭讀

世宗憲皇帝聖諭誠哉好生之德天地爲心也天津襟海

帶河煙火百萬實畿南一大都會今

天子仁恩浹洽六合之內老安少懷矧三輔重地承化
最先設使一夫未濟一物未育卽違天和而乖

聖治津故有育黎堂義卽普濟規模稍狹而育嬰無聞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又冕

觀察陳公政百利民宏纖具舉力營並建而太
守令尹惠愛素著遵相捐募一時賢紳士商慕義
樂施者尤甚衆廣其舊而闢其新二堂遂先後觀
成余嘗謂人無所勿吝獨不惜金錢以供養不耕
不織之緇流謂求福田利益至鰥寡孤獨廢疾者
當前則漠不相視顛倒悖惑莫此爲甚津門士大
夫樂善好施拯災獨扶夭折以此易彼孰得而孰
失與夫惟有善俗斯有善政然則 觀察諸公廣
帝澤以保太和正由津俗尙義之風相與以有成也哉

天津海運碑記

朱奎揚

天津地瀕少海越五百餘里皇城山而東乃爲大洋少海左盛京右登萊天津居南北之濱地瘠民貧雨暘偶愆每恃二處米石相接濟向有米船三百餘號就近貿易船小桅細只可內洋往來

功令未之禁也乾隆元年有以閩粵大洋請嚴偷運之禁時 部議仍分別內港近地販米不在禁例惟是天津少海未有明文乃山海關將軍等衙門槩行查禁天津一隅不特民食維艱而船戶水手數千人失業坐困尤爲可慮二年 奎揚來長斯邑時春雪愆期閱四月不雨兩麥歉收總督宮保李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公飛檄預籌 奎揚細考舊章遍徵輿論以少海例如內港權請販運通融方備文急遞而宮保公先已合天津總鎮黃公具疏先後

上聞矣蒙

皇上厯念邑爲畿輔重地

恩俞准行於是瀕海居民懽聲雷動其商販水手各給照票鼓楫捺篙揚帆駛渡不浹月而運販還津廩實庾充如登大有歌頌

帝恩聲溢比戶乃三年八月及今夏五月

皇上巽命重申蠲賑之外仍令內洋販運勿禁民食得

濟靡不懷生至米石關稅疊奉

德音屢免徵賦通商惠民之澤浹髓淪肌數百萬窮黎

承

天庥而茹

帝德蓋永永無極也耆民合詞來請勒石紀

恩令實民長敬執筆恭述庶利民大猷與金石俱永云

振時響鐸序

朱奎揚

天津燕南都會聲名文物風斯尙矣余奉

簡命來宰是邦民多敦禮服教頗安余拙有所犯稍爲

提命輒翻然憬悟乃尙有湔洗未淨者其積習相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沿與抑余雖三令五申而遠鄉僻壤販夫村婦未

盡周知與夫甘瓜苦蒂物無全美豈易求備但逢

聖天子仁育義正教化大行之日而津門地處三輔實

爲首善之區醇愈期醇使吾民共遊熙皞又有司

責也今除命盜姦竊等重情家喻戶悉不復贅論

就案牘所習見者曉以方言申以律例刊刻流傳

藥石苦口實利於病幸勿以常談視之

李友太傳

朱函夏

李友太字仲白大拙其別號也少而慕義有王金
聲者自山東携家赴京困於天津旅次鬻其子同

里邢秀才亦以貧鬻其女先生一贈金遣之一贖而嫁之節婦梅氏歿無以葬先生葬之正書以表其墓人以是多稱之者讀書不爲舉子業好古其天性也常覃精於金石之文凡篆籀分隸碑碣圖書一切鼎彝古器考核品題摩挲不能去手臨書無苟筆結體方嚴與其爲人適相肖也造次舉步亦若有繩尺不容改錯遭婦人於塗却立回身度已去乃進是以辟俗成迂躡行近僻市中兒固姍笑之矣里人陳玠與爲忘年交有宋某慕其爲人欲有所問遺而請介於陳子陳往造之冬月天寒著短布襖出迎入其屋可五六尺許一榻僅容身破硯置竈側秃筆數管繩束之性喜啜茗茗熟接膝清談聞叩門聲宋使來餉卻之甚力雖陳詞懇款十受其一然迥非所欲也晚歲松身鶴立雙瞳煜煜有神男三人女一人女知書工畫先生嚴於相攸旣歿女遂終身不嫁

補遺

請修天津海河壘道議

陳弘謀

議得直省地方爲諸河所匯歸衆流之奔赴每遇汛期隨處漲滿汎過水落積水停注本年之秋禾

既已不保次年之麥豆更無種期凡係積水之區
竟有一年水災沿至數年不能涸出目擊情形實
可憫惻屢奉 憲檄指明飭行各屬盡力宣洩積
水以爲夏秋種植之計仰見 憲臺正本澄源培
養生民之至計先經本道於汛後卽已通行府廳
印各官無論官堤民堤凡可洩水卽許開放報明
立案限期堵築會據各屬將開洩情由申報近奉
憲檄又復行令將舊開之口再加寬深未開者
亦卽補開已陸續將開洩情由通報在案惟有一
二地本窪下者卽使開堤亦止能流及內外相平

而止此宜通盤籌畫預期辦理以期將來免於泛
漲耳如天津近城西南一帶地最窪下每遇大雨
積水難消又西界則有運河漫水東界則有海河
漫水灌注窪中水一入窪難於宣洩長年不涸種
植難施追溯從前雍正三年之水直至雍正五六
年方得一涸雍正九年之水直至雍正十一年方
得一涸播種旣難收穫無望此一帶接連靜海約
有數百村莊民生凋敝日甚一日連年疊荷

皇仁加倍賑恤僅免饑斃終難起色職此之故本道於
正月內親往查勘熟察情形并詢輿論此一帶地

土周遭將及數百里大概西界則防運河之水東界則防海河之水上年運河幸無漫溢西水不泛而海河河岸業已過水東水又已灌入窪中已行令天津縣於舊有溝渠而外又多挖溝渠令其暢流歸河然開挖太深夏間潮湧又不免海水西灌矣查海河西岸自東門外起至鹹水沽止舊有民埝一道以堵海河之水而日久坍塌上年汛漲民間亦曾合力堵築迨後水長過深綿亘數十里皆已過水倉猝之間難以堵築終且聽其泛溢矣今若督令小民照例培築此埝誠恐連被災傷之民

難以與此大工而民間所築虛鬆之土不久又復坍塌於事無益查自天津東門外起至鹹水沽原有疊道均離河岸不遠此道爲往來大沽新城旗民商賈往來之通衢向係官商捐輸修築以便行人迄今久已坍塌每遇夏秋車馬均不能行本道愚見與其沿河加築舊埝莫若仍照遙堤之義培此疊道無者築之壞者補之總以高七尺頂寬二丈底寬六丈其工費較之沿河堤埝直截省便而此沿河一帶又皆民間種植菜園素稱美產若於沿河加築大堤則創挖所及不無偏累總不如加

培壘道以爲遙堤旣便行人又可堵水取土亦易其應開引河除舊有外竟可開至七八道沿河建立草閘木板潮汛來時下板閉之潮汛退後去板洩之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亦不東注窪內之積水則有八道引河到處宣洩每年多消出尺寸之土小民卽多種無數之田此一帶極貧之民或者將有起色也至所需加培壘道自天津城至鹹水沽止長五十一里連建橋立閘約需銀二萬四五千兩其開通引河原係舊有深港止須畧加疏濬無須多費就全直而論天津一邑之水

利不應動帑二萬餘兩而就天津而論此一帶實關全邑之貧富連年被災給賑亦惟此一帶衆多不得不仰請 憲臺主持舉行以蘇此方之困者也伏乞 憲臺一面題奏一面委員會同地方官估計冊報所有應開引河據前委測量地形之經制外委魏振時趙貴額外外委魏龍前往勘丈請於賀家口舊小河並官莊後小河均應挑挖寬深大任家莊至李家莊舊古泥河挑挖並開通小王家莊墾子灰堆至雙港並雙港南各有舊田溝一道挑挖深通白塘口舊河一道應行挑寬鹹水沽東

舊河一道應行疏通並開通翟家洵東西墾子一道洵南墾子一道以洩積水均歸海河而現在天津縣遵奉 憲檄多開引河又有二十道查此引河原爲洩水起見既可洩水正自不妨稍多應行令委員會同地方官再爲確看將應開引河應建閘坐應開涵洞應建橋座之處一併估計詳報合函詳請 憲臺俯賜另案先行

題明以便檄行該地方官估計興修實爲永便再前項疊道溝河工價自應一併定議查溝河現俱積水挖土一方應照代賑例給銀三分九釐係水中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撈泥再照泥濘例加銀二分每方共給銀五分九釐至修築疊道旣防河水又便行旅原係一舉兩用如照代賑工程不加夯硤斷難經久應請依歲修之例每土一方連夯硤給銀一錢三分六釐六毫庶價足工堅永資捍禦謹繪圖貼說申送統候 憲鑒施行

重修海河疊道記

朱奎揚

天津一區相傳爲九河下稍陳迹莫考然河間爲九河故道而天津正當下衝禹貢所稱同爲逆河入於海者是也今地勢窪下半似河形水發之年

受淹偏重而城西南一帶更同仰釜接壤靜邑周遭數百里左界海河右聯南運每當雨水汎水交發運河東決海河西漫入易出難甚者歷數歲不涸地勢厄而人功塞民之困於水患久矣 觀察陳公蒞津以來憫斯邦之頻澇而南窪竟成澤國酌民情審地局自城東迤南至鹹水沽舊有官商捐輸修築之壘道綿長五十餘里爲往來新城大沽通衢年遠坍廢久成棄壤進奎揚而告之曰此一方之保障也捍患濟行全功在茲值 制河兩部院檄疏積水公卽以修築壘道并開新舊引河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七

建橋開資啓閉爲請報可飭議間而吏科給事中馬公奉

命巡漕目擊斯道爲通邑之關鍵愷切陳奏復經 制河兩部院會議力請舉行欽蒙

聖天子軫念民生悉從廷議發帑興修轉圜之易今讀

兩部院會議一疏以及巡漕章奏與 觀察原

議各條興事利民何其不謀而合也事固撓於立異而成於大同不信然哉奎揚承乏是役估需

帑銀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兩零計修築壘道自城東起至鹹水沽以下茶棚止長九千六百五十丈

洩水處開設涵洞跨以木橋并疏挖賀家口等新舊大小引河六道修築白塘口已損石閘一座重建鹹水沽大板橋一座添設賀家口何家圈雙港木橋各一座興工於己未秋九月上澣期成於庚申之春其茶棚以下直抵新城并大沽海口之道觀察陳公復議設法修墊勸捐繼築一時官商踴躍從事大害旣去纖利不遺思異時襁褓荷鋤出作入息之區卽今之汪洋浩淼一望千頃者也異時坦坦周行車馳馬驟之場卽今之崎嶇殘缺致歎路難者也古有以蘇名隄以召名鎮功施到今

天津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五

民勿忘焉則津民他日享利澤於無疆而溯厥由來者其謂之何鳩工伊始邑志適成經久規模不得不先授剗劂昭示來茲也於是乎記

王節母傳

金相

節母鄧氏鴻臚寺序班王應祥繼配也年十七歸鴻臚公逮事舅姑先意承志食必親嘗衣必手紉而後進不委之婢媵恐其不潔與不工也舅姑相繼謝世相夫子治喪營塚墓哀毀如禮里人稱之其事鴻臚公也奉巾櫛主中饋治家以勤儉聞鴻臚公臥疾日侍床簀調飲食進藥餌目不交睫衣

不解帶者逾年無倦色公卽世食貧勵節訓子孫以文行有聲子公度食餼貢成均孫緯中乾隆己未進士純戊午副榜貢生皆孺人和丸晝荻之所致也前室于孺人遺子公弼僅五齡孺人教養備至視已出不少異閱十年遊於庠弼妻李氏亡月餘弼亦繼逝孤孫緒方在襁褓孺人哺食拭穢手口卒瘞克撫成立先是鴻臚公歿強宗豪族借端傾陷戚友間有假貸不償與背恩反噬者孺人或折之以理或示之以恩莫不感格而去他若謹守基業以遺子孫御下寬仁而使之感泣又其餘事矣予讀書中秘闡幽彰燉史官職也故論列而傳之以風世云

論曰孺人之節孝尙矣顧能撫前室之子若孫恩勤懇摯有加無已此人情所難而孺人天性慈祥毫無勉強足令人感慕不忘也建坊旌表崇祀宮墻夫豈倖致哉吾於茲竊有慨焉慨夫世之爲繼母者視前室子如草芥不惟不憫其疾苦而且戕賊其生者雖古昔或且不免而況於晚近乎聞孺人之風亦可以愧而知返矣